

旅行家 游观系列

重游我庄

踢着影子去旅行

钟永丰 著

Hometown Revisited



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
<http://www.phei.com.cn>

旅行家 | 游观系列

钟永丰 著

踢着影子去旅行

我重游

Hometown Revisited

電子工業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北京·BEIJING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重游我庄：踢着影子去旅行 / 钟永丰著. -- 北京：电子工业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121-29599-7

I. ①重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9683号

策划编辑：白 兰

责任编辑：张 轶

印 刷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装 订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出版发行：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：100036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269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9.8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，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，联系及邮购电话：（010）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@phei.com.cn，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：（010）88258888。

目录

Contents

代序：种树种歌者 /002

代序：何处是我庄 /005

Chapter1

我庄 / 015

●“哈，阿灯古家连堂下都没有打上水泥！”

“哦，阿富摆家实在好，从伙房禾埕走到烟楼，脚底都是白的！”

“要是门楼前能打上水泥，这样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就不必踏到泥了！”

“啊，恁凉！恁平！”

017 重游我庄

023 水泥的辩证史

027 下淡水河写着我们的族谱

036 野狼 125、Bruce Springsteen
与荖浓溪的夏天

051 上山试春茶

061 导读南台湾

Chapter2

朱老板与音响店 / 071

●华丽的装饰与招牌也就不需要了，甚至灯光不必全开。经常，在朱老板店里，看着各式各样的朋友忧愁地说音响的病历，我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知，好像他是这座衰颓城市的医生，专治迷离的90年代。

- 073 不一定要点些什么
- 083 北京人在台北
- 092 朱老板 (上)
- 098 朱老板 (下)
- 102 阿勃勒的黄颜色夏天

Chapter3

他乡 / 109

●日本精致得令我紧张。第一次去日本本州，我看着过眼的农村，脑筋没一刻轻松，思绪拉扯着。视线扫过：没有一条水沟是脏的，没有一条田间路是杂的，没有一个景是乱的，可也没一个孩子是野的。

- 111 日久他乡是故乡
- 行旅加尔各答
- 120 碧山旅记
- 131 潘乃德与居酒屋
- 140 因为这里是波特兰 (上)
- 147 因为这里是波特兰 (下)

Chapter4

黑胶与 Bob Dylan / 155

● 那些出生于1950年代末的学长们极可能是台湾第一批摇滚狂，典型的症状如下：人格带点孤僻，喜爱重摇滚或早期的重金属摇滚，对乐团的历史与成员如数家珍，房间贴偶像海报，听唱片时像乱童起乱，双手弹着空气电吉他……我见识到摇滚乐的魔力，但那种自我溶解的状态令我警觉，使我日后生出一种聆乐态度，我且称为“美学的客观距离”。

- 157 我的黑胶旅行 (上)
- 167 我的黑胶旅行 (下)
- 175 我的 Bob Dylan 旅行
- 188 民谣之路
- 206 踢着影子去旅行

附：钟永丰访谈，乡村美学读台湾 /248

旅行家 | 游观系列

钟永丰著

踢着影子去旅行

我重游

Hometown Revisited

電子工業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北京·BEIJING

代序

种树种歌者

在台湾客家民谣音乐家林生祥的专辑《种树》中，我第一次撞见了钟永丰。那张专辑的词都是由钟永丰一手操办的，尤其《种树》那首歌，它呼吁人们多种树，告诉人们树有多好，但写得不空洞，非常的优美、俏皮有趣，像一首童谣，又像一首严肃的环保公益歌曲。

种给离乡的人
种给太宽的路面
种给归不得的心情
种给留乡的人
种给落难的童年
种给出不去的心情
种给虫儿逃命
种给鸟儿歇夜
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
种给河流乘凉

种给雨水歇脚

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

——《种树》

第二次遭遇钟永丰，是在加拿大诗人歌手 Leonard Cohen 的诗集《渴望之书》中。我看到国语歌词的译者之一是钟永丰，翻译得非常生动。后来得知，钟永丰的职业是一名台湾地区行政官员，我想，一名行政官员做起艺术来一点不官僚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这次看到他的随笔集，算是第三次遭遇了。第三次遭遇就不应该叫遭遇，而应该叫重逢了。在他的随笔集里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看台湾的视角，是从下向上看，从细节向广大看，比方他写淡水河，写阿里山的春茶，宛然一个社会学者，却并没有高深的理论，只是从田野调查出发，躺在土地上，透过树枝树梢的缝隙看台湾的一方天，一片云。

在我心里，钟永丰的底色始终是一位社会学者，并且是一位有行动力的社会学者。他与林生祥在美浓发起了许多社会运动，比如反对修水库，保护黄蝶，保护那里的土地与民风，都是又有见识又有行动力的善举。我曾有幸去过高雄美浓，那里是台湾民谣音乐家林生祥的家乡，也是他音乐的根。美浓有黄蝶栖息的山谷，还有很多钟永丰在随笔里写到的土地庙，很多淳朴的客家人在那里世代耕种。到了那个地方，你能感觉到钟永丰所做事情的价值，以及他文字中那种来自于土地的美与底气。

在这本书中，钟永丰写淡水，仿佛当年的酈道元

写《水经注》。他将淡水的源头、两岸的风情、这片土地的历史写得淡妆浓抹总相宜，仿佛一个风俗小品，但后面却有着厚重的历史，民族的变迁，土地的成长，以及在历史的大背景下，在台湾这个舞台上，一代一代人的接力。

钟永丰写游记，也常常以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，比方写波特兰，他关注更多的是那里的社区建设。这与他在台湾所做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，立足自己的土地看往更远方，然后在远处回望自己的脚下。

通过几次在音乐中，在书中，在生活中，我与钟永丰的碰撞、偶遇与重逢，我感觉到他当然是一个好的词作者，一个好的社会学者，一个好的旅行者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个细致入微、充满善意的观察者。他的姿态缓慢优美，他的发力持久柔和，他在把他的周遭世界向他认为的好的方向，不断地推，推，推。就像老式推土机，他在推动的同时唤起我们对小时候，对孩童时代有关梦想的美好回忆。祝福他的书有更多的人去阅读。如果你了解台湾，想了解那边土地上生长出的民谣音乐，不能够绕过钟永丰。

民谣歌手 周云蓬

2016年6月于云南大理

代序

何处是我庄

我是台北出生长大的孩子，在永丰笔下这座“迷茫疏离的城市”读书、工作、成家。以我出生的那间妇幼医院为圆心，画一个半径二十公里的圆圈，便能把我有生以来九成以上的活动范围一网打尽。

既然不曾离乡求学打工，便亦未曾体会过书里歌里电影里总要逃离之、怀想之、痛恨之、歌颂之的那种“故乡”情怀。都说游子在外受了委屈，经历了幻灭，总还有个老家可以回去休养生息，一如《菊花夜行军》的主角阿成。或者乡亲被衙门欺负，水土被政府糟践，总有游子愿为奔走，披上战袍，一如《秀仔归来》那为反水库斗争而返乡的知青。

我好像直到听见永丰写的歌，才初次经验到“故乡”：一个我仿佛十分熟悉，却又不曾切实拥有过的故乡。

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听到永丰作品的那一天：1999年某个闲散的午后，我在自己房间，放起刚拿到的“交工乐队”出道作《我等就来唱山歌：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》。那是他们自力发行的第一版，装帧设计比较简陋，光凭外观实在难以想象内容能有多厉害——台湾地区“解严”十余年，社会运动高潮迭起，耐听好听的社运歌曲却仍少之又少，我并没有太多期待。

无所谓地把CD喂进音响，按下播放键，月琴铮铮淙淙，林生祥悠悠唱起开场曲《下淡水河写着我等介族谱》，我便呆住了。

阿太介阿太太介时节（曾祖母的曾曾祖母时节）
下淡水河撩刁起雄（下淡水河顽皮使恶）
武洛庄水打水拌（武洛庄水打水冲）
我等介祖先趋上毋趋下（我们的祖先到处奔波）
寻啊到美浓山下……

开篇抒情的吟咏，倏然转为昂扬的高唱，打击乐和贝斯轰然响起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伴着铿锵然的节奏，生祥唱起1736年的“弥浓庄开基碑文”末段：

奉请，今晨吉期，开基福神新坛甫竣，
我等同心诚意，祭告山川，恳祈上苍，佑此土可大
亦因可久，将奕世于弥浓……

我曾读过一篇美国《滚石》杂志记者描写他初听伟大的The Band第二张同名专辑的故事：那是1969年，他借住朋友的公寓，空荡荡的房间只摆着一套音响和这张唱片。他翻来覆去听这张专辑，心情渐渐沉淀下来。他写道：那张唱片让他明白：即使在那混乱、疏离、令人晕眩的20世纪60年代，这片

国土仍然足够广袤，足以有他的容身之地。

那首歌，正给了我同样的感觉：我岛虽小，亦能容我安身立命，并且可大可久。永丰让我知道，我辈人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史诗。

说我辈人，也是托大：永丰生于1964年，长我七岁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，台湾社会经济迅猛演化，他在乡村我在城市，从他少年时代如何自我精实艺文教养的自叙，便知我们成长经验确实有着一整世代的落差。我代人在初长见识的“后青春期”一头撞进“后解严”信息爆炸、经济泡沫、暴冲狂欢的台湾，关于“大我”和“大时代”的话语权一夕松绑，展现缤纷多彩的吸引力，多少人卷进知识时尚和修辞学的大漩涡抢占“战斗位置”，直到世纪初派对散场，马疲人倦，回过神来，恍然已近中年。

永丰的青年时光则似乎尚无那么多值得分心焦虑的“战场”，让他得以大量、深入、心无旁骛地聆听、阅读、厚植底气。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，永丰在这一年个人大事纪中写道：“秋，父亲农药残余过量发病过世，开始以客家话写诗。”十二年后，他的客语诗遇到了林生祥，接下来便是人尽皆知的故事了。

永丰出社会的个人养成历程堪称奇崛，至少从这个城里养大的孩子看是这样：20世纪90年代，他一面投身美浓反水库运动，一面串连各地小区组织，当过中学代课老师，编过地方志，去过印度尼西亚、智利、菲律宾、柬埔寨、泰国各地考察妇女运动与NGO工作，自修人类学，又拿奖学金念了佛罗里达大学的社会学硕士。21世纪台湾地区政党轮替，永丰进了官府，这些年辗转于南北大小衙门。他一肚子

的诗书，满脑子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，却也深谙地方红白仪式，能与江湖人物叙酒，能与乡民聊农事。

永丰也懂茶。一次友人聚餐，主人擅茶道，拿了三四把壶给大家赏玩，永丰不动声色，眼睛却一下亮起来，拿着其中一只细细摩挲，听他几句评点，果真是练家子。话说他待过几年嘉义文化局，辖地便在台湾地区最大茶区阿里山脚，他说：“你不碰茶，茶也会跑来挑弄你。”

永丰官做得也算久了，却怎么看都没有官样，不管在野在朝，我看永丰的身段，好像更像是乡里的师爷：地方头人意见相持不下，便会有人说，走，让师爷评评理。师爷听他们各自诉了苦，眉头皱一皱，说了几句意见，事情该怎么办，妥帖周到，在情在理，各自便都服气告辞而去。师爷送了客，轻叹一声，便回来继续读他的线装书了。

那些地方头人多半不知道：这位师爷可以写出振聋发聩、醍醐灌顶的诗。听永丰说：尽管已经拿了好几座金曲奖，绝大多数议员仍懵然不知他的“另一个身份”，他也乐于保持这样，免得招惹不必要的注意。

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：一面搞政治一面写诗，一面在市议会备询一面搞摇滚乐队，而且两个世界的人都敬重他。他在政坛行走，个中甘苦我不能体会，只知道他经手大大小小的预算，终日面对各方势力明暗倾轧，这些年台面上下还真没听过关于他的耳语坏话。前阵子我到台北市政府开一个小小补助案的会，永丰以主官身分主持（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初次在“非音乐”场合相遇），事后邀去办公室闲坐，听他说多年来初次“扎根台北”的新鲜体验。永丰观察台北政

坛生态极是细腻，或许，他这一路便是抱着这“人类学式的好奇”行走江湖，看看自己能走多远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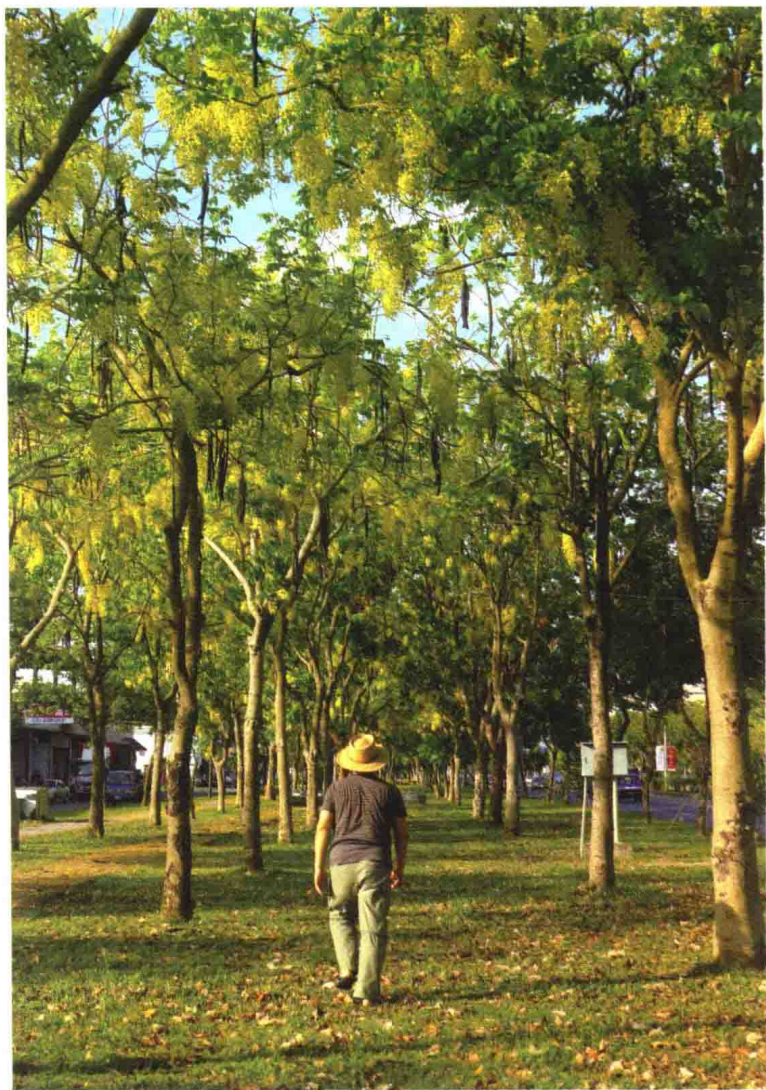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底，永丰的命根子还是音乐。不管到哪儿上班，履任最重要的大事，永远是搞定住处和办公室的音响系统，身心方得安顿。我听过他淡淡评点几部黑胶唱盘铭机，像在说自家菜园的瓜果。他听摇滚，也听古典、爵士、民乐，皆听得极精极深。想想一个70年代成长的“文青”，得卯起蛮劲儿浸润多少年，方能得此修为。他写文章谈摇滚，论民谣，厚积薄发而极有见识，我每读一篇都叹息服气。

认识永丰之前，我无法想象一个政务官，写起文章竟可以兼有记者的鹰眼、革命家的热血和诗人的心肠。他写土地、诗歌与摇滚，写政治参与、社会实践，都是多年熬炼的心法，他写自己的成长，也写出了我岛曲折流离的历史。

是的，我庄的故事，便是我岛的故事。谢谢永丰，他让我愈来愈理解这个岛，也愈来愈懂得怎样爱上这个生养我的故乡。

广播人、作家 马世芳

2016年11月于台北



● 嘉义的阿勃勒，黄色系的北回归线夏天。（摄/黄韦维）

目录

Contents

代序：种树种歌者 /002

代序：何处是我庄 /005

Chapter1

我庄 / 015

●“哈，阿灯古家连堂下都没有打上水泥！”

“哦，阿富摆家实在好，从伙房禾埕走到烟楼，脚底都是白的！”

“要是门楼前能打上水泥，这样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就不必踏到泥了！”

“啊，恁凉！恁平！”

017 重游我庄

023 水泥的辩证史

027 下淡水河写着我们的族谱

036 野狼 125、Bruce Springsteen
与茼浓溪的夏天

051 上山试春茶

061 导读南台湾